

清明节特刊

父亲为我找对象

□ 楚草

个留下深刻印象的。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回家对我说,他看中了原来班上的一个女生,已经毕业不念书了。这个女生学习成绩中上游,口齿伶俐,手脚麻利,问我想不想跟她见见面。我说,试试看。

那天,父亲委托一个媒人,把那个女孩带到街上。我上下一打量,相貌身材一般,没有感觉,双方没有说上几句话,我就借故匆匆离开了。

父亲拿我真没办法!但他没有气馁,因为婚姻是人生的终身大事,不能马虎了事,何况是他儿子的婚姻大事。

父亲任教的乡镇中学旁边,有一所小学,有几百个学生,有不少女教师。父亲每天看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教师从中学门口走过,便向这所小学的另一位女教师打听情况。那位女教师说,年轻女教师是学校聘请的临时代课老师,高中文化,家就在校附近的一个村子。

星期天,父亲回到家里,把这个女代课老师的情况对我说了一番。听了父亲的介绍,我觉得比较满意,有点兴奋,很想去看个究竟,验证一下这是不是父亲美丽的谎言。

我们约定在五四青年节见面。那位女教师带着我未来的老婆,已经早早地站在一个商店门口等我了。我走近一瞧,正好和她对视了一下。哇,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弯弯的眉毛,脸蛋白里透红,比抹了胭脂还好看,一根马尾辫自然地搭在脑后。身

材苗条,衣着得体,穿着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但看上去蛮有气质的。

接着,我们聊了几句,总觉得有似曾相识之感。但因是第一次见面,又不好意思当面说出来。

我回到家里,经过向媒人打听和了解,加上我绞尽脑汁地回忆,才想起她就是我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那时,她小巧玲珑,活泼可爱,坐在前面第一张桌,我坐在第四张桌。

真是女大十八变,高中毕业几年后,老同学越变越漂亮,竟让我认不出来,相见恨晚。

大概相识一个月后,老同学第一次来我家。这天,她头戴一顶白色的太阳帽,穿着粉红色的的确良衬衫、米白色的裤子,显得十分潇洒、时尚、洋气,有点像城里姑娘的打扮。一进门,左邻右舍都奔走相告,赶来观看。这时,隔壁堂嫂的孩子看了后,疯癫着跑回去报告:妈妈快出来看,我二叔的老婆好漂亮呀。

有人说,很多婚姻是巧合的,此话不假。这首先要感谢我的父亲。要是没有父亲不厌其烦地为我操心牵线,就不可能有这美好的巧合和姻缘,过去的少年同学就不可能成为我今天的妻子。这印证了那句俗语:父母没贪心,崽(儿)打单身。

我和妻子结婚8年后,父亲就因病离开了人世。作为一位同样爱好写作的语文老师,父亲如果在黄泉之下能看到这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相信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风筝

(外三首)
曹一雪

向往 那片蔚蓝
迷恋 那片天空
藏在云端的梦
只等一场东风

眷恋 自由飞翔
英雄 天地纵情
想做一只白鸟
穿越空阔意境

我是你的风筝
你是我的风筝
命中的那根线
紧抓在谁手中

爱是一场东风
爱是线与风筝
爱是我想让你飞出视线
爱是我怕你跌落在梦中

被相思错过的春天

冬天的尾巴无限蔓延
修长的街道空寂漠然
花朵是去年缤纷的记忆
一杯啤酒与下午茶的交谈
关于春天的许多计划
有着春雨般的清新甘甜

被相思错过了春天
情到深时何以为盼
被相思错过的春天
风雨无意心有冷暖

有没有一段相思沉默如山
有没有一个春天脚步蹒跚
有没有一段真情照亮天空
有没有一种失落也是浪漫

孤独燕子

我家小屋檐
飞来两只燕
成双成对翩翩飞
含情脉脉意绵绵

四处寻草木
安居大于天
风吹雨打不分散
耳鬓厮磨手相牵

那一天迎来一只小燕
一家三口叫醒了百花艳
那一天少了一只老燕
一个季节都是 倒春寒

孤独的燕子在天空盘旋
寻找曾经的那个屋檐
孤独的燕子终将老去
她心中曾拥有最浪漫的春天

梦蝶

日头刚好 暖暖阳光
小酒刚好 微醺微爽
一只蝴蝶 醉马刀枪
单刀直入 飞舞歌唱

我梦见了蝴蝶
她知我苦,苦如蜜糖
蝴蝶遇见了我
我知她心,心有沧桑

幸福都是相似的
苦寂也是相似的
睁开眼,你走了
走在一杯茶香与不香

那个我是谁
那个你是你
松开手,你飞翔
不要回头 天高地广



古村雨巷 陈东升 摄

兰花儿开

苏裴

似乎临近清明就该是落雨的,均匀的、细细的,蚕丝儿般的透亮,一头缠在云端,一头系于嫩芽尖儿上,柳风儿总也撩不断,就那么绵绵地洒落在这个多思的三月天里。

连日阴雨,感觉哪儿都是湿漉漉的,早上一睁眼却是意外的一缕橘色的光亮射进窗台,心情也一下子透亮了。近了清明的时日,总习惯看下老皇历,该提早几天去看看父亲与祖奶奶。父亲一向是不喜看历做事的,择日不如撞日,有心了啥时都是宜时,啥日都是吉日。而我却是介于父亲与祖奶奶之间,心不会太在意,却也总不自觉去瞅上一眼,作个参证。

以前临近清明,都是父亲准备好了一切,挑个我们都在家的日子,将纸钱、香烛等放入簸箕,用锄把挑在肩上,我们四个孩子跟在后头,沿着山边杂草丛生的小道一路往坡里去。到了地儿,我们默声帮着上纸、

烧纸钱、上香,父亲则是整理周边的杂乱、再给坟头添上土,最后总不忘把坟前那盆兰草儿去去杂草、摘除黄叶,让它显得利落清爽。一程下来,父亲没有多的言语,按他的话说,先祖有灵该是与我们心有相通,祈愿在心便好。

现在,公墓移到了汤店山,有些远了。我们祭祖也就改为驱车前往,从世雅拐进双舟线,再拐进山道,在山凹的最顶头就是村建的公墓。我们下了车,女儿宸与潼走在前头,我捧着祭品、花纸、香烛随步后边。父亲与祖爷爷、祖奶奶伴一处,这位置是父亲为祖爷爷、祖奶奶选的。他说,低点儿接地气、心安。

宸已习惯地开始上纸、插花,潼虽来的次数不多,但也学着姐姐的样子忙活起来。我则默声忙着整理坟前墓后的杂草,疏通沟渠,打扫利落,带着女儿们一道点上香烛。风细细地吹着,不时撩动着袅袅青烟悠悠地

逝过。

妈妈,你是被烟呛了吗?潼细声道。

可不是嘛!我拭了拭眼角,来,我们一起拜拜外公、太爷爷、太奶奶吧。

潼的小手接过一炷香,与宸一起立在我身旁:外公,我和姐姐、妈妈来看你啦,可你为什么搬到这儿住呢?风依旧细细地撩着她柔细的鬓发

外公,你面前的兰草儿都有好几个花苞了,白色的,等它开了,你一定会喜欢的

一切显得有些模糊,耳边风吹着簌簌的声响,岁月匆匆过,疫情三春,这已是兰花儿开的第四个年头了。亲人在天堂,隔的是那么一层薄云,却只能在记忆的浅浅处依稀得见书房的窗影下,微颤的手浅扶画笔的那份专注。

心本仅此大,爱亦不过那么多,让念在心里,珍惜当下。